

李

# 些學習先進者的榜樣

莫那霍夫著  
嚴風譯

工人出版社出版

31322

21580

4411

31322

4411

## 學習先進者的榜樣

莫那霍夫著  
嚴風譯

工人出版社出版

ПО ПРИМЕРУ ПЕРЕДОВЫХ

А. МОНАХОВ

ПРОФИЗДАТ—1949

(本書根據蘇聯工會出版局一九四九年出版的『工長的話』第四章俄文版譯出)

學習先進者的榜樣

作 譯 者	莫 嚴 工	那 人 出	霍 華 版	夫 前 書	風 街 號	社
出 版 者	北 電 報	京 府 掛	霍 華 書	前 街 號	一 二 三	三
總 經 售 者	新 工	華 人 日	霍 華 報	霍 華 印	七 八 九	店
印 刷 者	工	人	華 報	華 印	三 四 五	廠

一九五二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5059] 1—10000

# 目 錄

我們的製品	一
車間再生了	四
工段裏的人員	九
兼通第二種技能	七
爲新技術而鬥爭	十一
提高切削速度	十七
向先進的技術看齊	二十一
論教育和紀律	二十一
革新者的集體	三十一
革新者的集體	三十一
把我們的經驗推廣到各車間去	五十一

## 我們的製品

縫紉機已普遍地利用到我們日常生活中了。在集體農民的家裏，在工人的家裏，都能看到『ПМЗ』牌子的機器，那是榮膺勞動紅旗勳章的波多里斯克『加里寧』機器製造廠的出品。假若您走過縫紉工廠、製鞋工廠和輕工業其他企業底車間的話，那末，您在那裏也會看到我們工廠的出品，當然，那些機器是比家庭用的縫紉機複雜得多，有時在外形上看來，也完全不像家庭用的那樣簡單靈巧。

老一輩的人都很清楚地知道，革命前的俄國是製造不出來國產的縫紉機的。以往在俄國各工廠裏主持業務的外國資本家，對於把這些工廠發展成具有完整生產週期的獨立企業的問題，根本漠不關心。我們波多里斯克工廠在革命前只是一個不大的裝配

工廠，所出產的機器，基本上都是靠輸入的外國零件裝配成的。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美國『金格爾』公司的資本家從蘇維埃俄國逃走了。他們曾預言，工廠一定要垮台，煙囪永遠不會冒出煙來，工人們自己決不能生產出機器。

正像歷史所指出的，外國資本家們估計錯了。蘇維埃縫紉機在質量方面，比臭名遠揚的『金格爾』公司底產品要好得多。

本廠老基幹工人們都記得，掌握機器生產的道路是漫長而又艱難的。第一架國產的縫紉機，在一九二七年才製造出來。在這以前，特別是革命後的頭幾年，工廠有時製造些與縫紉機的生產毫無關係的產品，如：紡錠、斧頭、熨斗、秤等。可是，廠裏的工作人員始終沒有放棄製造縫紉機的念頭。後來，在一九二四年，我們接到一個任務：以工廠現有的零件裝配第一批縫紉機。到了第二年，就開始有計劃地進行機器生產了。機器的生產額一直在增長着：從每年四千架增到每年八千架。

當時，我們主要的並不是爲裝配機器，而是要擺脫對外國的依賴性，我們要在本工廠裏用蘇維埃人自己的手製造出各種零件來。這個任務終於解決了。我們掌握了最

複雜的機件——『一五』式縫紉機梭子的製造技術。

在一九三四年，出產了二十六萬零八百六十四架機器，而在一九三九年則造出了四十三萬四千架機器。

一九二八年，工廠着手來製造機針。過了八年，這種生產增漲到相當高的程度，在一九三六年使工業和商業網獲得了四千三百萬枚國產機針。

從一九三二年起，工廠開始出產『四』式、『五』式工業用的機器。以後幾年，又掌握了鎖眼機、製扣機、縫合機、『一二』式輪轉機及其他更複雜的機器底生產。

廠中又建立了一個以最新技術設備所裝備的新翻砂場。一九三六年掌握了摩托車的生產，並開始大量製造。

工廠給農業很大的幫助，多年來生產了許多拖拉機的備用零件和農業機器用的零件。

我們工廠就這樣地壯大與擴充起來，人們也隨着工廠成長起來，他們獲得了高度的熟練技術，青年幹部也培養出來了。

## 車間再生了

假如現在有人告訴我，我得離開工廠好幾年，那我是絕不會相信的。

一九二六年，當我還是個十五歲的少年時，就來到了工廠。在工廠藝徒學校裏學習了三年，然後就在機梭製造間裏當工人。一九三九年，我一邊工作一邊讀完了『社會主義勞動』工長訓練班的課程，於是，上級派我到以前我當普通鉗工的那個工段裏當工長。

可是，戰爭却迫使我和工廠分開了差不多五年。工廠的一部分遷移到後方。

一九四五年我復員以後，又回到了波多里斯克工廠。

那時，工廠正準備恢復和平時期的生產。雖然在廠長的命令中已委派剛退伍回來

的奧留寧同志來擔任機梭製造間主任，但實際上這個車間並不存在。甚至車間的場房並沒有用在生產上，竟成了工人宿舍。

當時，車間的『幹部』只有兩個人：奧留寧和我。在安裝機器設備、劃分工段、選擇勞動力之前，我們還得先清除場房，從這裏抬出去二千三百張床，十七座燒柴的爐子。窗戶上沒有一塊玻璃，窗框上兩面釘着薄板，中間填着礦渣。

過了不久，又添了幾個人。原機梭製造間工長格拉西莫夫和朱平、車間機械員伊凡諾夫等人，都從前線復員回來了。有一天，早已退休的老基幹工人阿爾道申到車間裏來看望我們。在車間裏轉了轉，看了看，最後竟決定重回車間工作了。

這幾個人，就像要撫育新生嬰兒的保育員一樣地準備着一切。因為，實質上車間是重新修建起來的。

我們把一切沒用的東西全搬了出去，清除並洗刷了場地，拆毀了爐子，安上了玻璃，當第一批運送機器的列車到達時，場房已經完全準備就緒了。

於是，我們由雜工變成了搬運工人。我們把機器從車上卸下來，吊運到四樓上。

後來，又從別處撥來了五十個人幫助我們，這樣，工作才比較輕快一些。

工程師和技師都來幫助我們安裝機器設備。

我們想把車間裝璜起來，使它的外貌比戰前還要好看。所以，我們不只是仔細地清理了它，並且還用挺長時間來考慮：究竟用哪種顏色來粉飾牆壁和金屬配件。最後決定用乳黃色的油漆。這種顏色素來會使人發生快感的。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是最值得我回憶的一天。這一天，我所領導的工段首先在工廠裏開工了。

車間其他工段隨後也相繼開工，最後，全廠都開始進行和平時期的生產了。

我們在這次重建車間時，用了許多新的東西，這些新的東西，是我們在戰前所不知道的。

在宏偉的戰後斯大林五年計劃中，輕工業的發展佔不小地位，這在我們工廠所承擔的生產任務上可以看出來。從一開始，我們就應該極力地加快工作速度，採用新的技術，掌握各種新型製品的生產，使過去的產品現代化起來。

各車間的工作，都是按獨立生產週期的原則建立起來的。在那些行不通這個原則的車間裏，則按獨立加工零件的工段底原則來建立。新的技術操作過程確定了要採用流水式生產方法。在各機械間裏首先安裝了傳送裝置，半成品由專門的自動運送帶從翻砂場送往銑工間。

我們知道，我們工廠現在是唯一的製造縫紉機的工廠，我們的產品應當滿足居民和蘇聯縫紉工業的需求。許多種新型機器的生產，需要我們去掌握。我們工廠的全體人員以加倍的努力來解決這些最重要的任務。

波多里斯克工廠，應當在實行戰後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獻給國家很多種類的產品。我們現在正大量出產圓梭手搖機、匣箱式縫紉機、手搖式縫紉機、電氣化帶燈的及帶小電滾的家庭用的機器。

除此以外，我們還得供應縫紉工廠、製鞋工廠和其他企業用的縫紉機。我們在五年計劃中規定為皮革工業製造現代化圓梭機、「Z」形機、平梭雙針自轉機；後者是縫製皮革用的最快最好的機器。

計劃中並包括有生產縫製布帛與薄呢用的快速自轉機。這種機器每分鐘旋轉五百次。我們正在製造這種機器。

五年計劃中規定我們工廠還應製造工業用的其他類型的機器，包括在襯衣上直接鎖眼的自動鎖眼機、製扣機及跟它同一類型的縫合機。

假如工廠在這次五年計劃的頭一年內造出了一萬四千架家庭用的機器的話，那末，在最後一年，即一九五〇年按計劃應生產四十五萬架。

工廠在充分發揮設備的能力時，一年之內應造出四萬架工業用機器，一萬萬根機針。

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就是這些。在完成這些任務上，我的工段負有極大的責任。作為工長——一個工段的領導者來說，我深深感到自己責任的重大，我抱定決心要的工作做好，把工段列入先進者的行列中去。

關於我們全體人員怎樣努力達到了這個目的，怎樣取得了成就，我將在後面幾段裏加以敘述。

## 工段裏的人員

把機梭叫做縫紉機的心臟是完全合理的，它是縫紉的一個基本機關。梭庫和機梭的光潔，是保證縫紉機順利工作的主要條件。必須使它的表面像鏡面一樣的光滑，這樣，在飛梭時才不致有輕微的跳動。

梭庫是機梭中最要緊的一部分。製造時如有一點點不精密的地方，就會使機器在工作中產生廢品：斷線、行縫不正。這個很小的、甚至在表面上看來都不足令人注意的機件，却要對它特別注意。計算起來，梭庫從開始製造直到裝配為止，要經過七十四道操作工序：銑、鏟、鑽、挑扣、衝製、測驗、機器研磨、打光等等。同時，這個不大的、總共只比指環（縫作時手指上套的頂針）大一半的小製件，都是由九個部分

配成的。

我的工段只加工這個機件的五個部分：梭皮、梭把、鋼條、發條和梭簾。本工段用十六台車床和壓搾機來進行生產。因此，在這裏工作的人，不僅要有普通的熟練技術，同時還要受過專門的技術訓練。所以，當我想把自己的工段列入先進工段的行列時，我了解到首先應該注意每個工人，深入地了解他們的才能和知識，然後根據這個再合理地配備力量。

當時，我已經有了幾名得力的助手。其一是調整工伊巴里托夫，還有老基幹女工瑪爾丁諾娃、謝米奇娃和瑪特雅耶娃三位同志。他們馬上就贊同了我的意見。

和他們在一起工作的都是些年青人。這些男女青年雖然一心一意地苦幹着，但是由於缺乏經驗，阻礙了他們迅速地掌握技術。同時，還有一些已經掌握了調整工作的工人，有時遇到難題就手足失措起來，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了。就拿工業學校畢業生扎哈洛夫來說吧，現在他是本行的一個優秀的專家；兩年以前，當他才走出學校大門來到我這工段作調整工的時候，他還是一個怯生生的十六歲的孩子。

他在初等技術訓練班裏畢業以後，很快地就分派他來調整一台特種壓搾機；這種機器能在梭皮上同時壓三個透孔。我發覺這個年青的調整工在機器旁擺弄的時間過長了，他愁眉苦臉地望着手邊的活計。顯然，這個青年工人一定碰到了難題。於是，我趕忙來幫助他。

『您怎麼啦？』

『您看，擰過來，扳過去，怎樣也整不對，老達不到所要求的精確度。』扎哈洛夫洩氣地說。

我情不自禁地對他這種直言斷語笑起來。我沒有斥責他，我竭力詳細地告訴他怎樣才能達到所要求的精確度。我很了解他，同時，我也想到了自己好多年以前的樣子。那時，我也時常在新的還未學會的機器底各種細節面前表現束手無策，我也會不止一次地失掉過信心。機梭製造間最老的專家布魯諾夫，在那些年裏曾給我不少的幫助。他教導我，並且總是用溫和的口吻來鼓勵我，直到今天，我仍懷着感謝的心情來回憶這位老幹部對我的輔導。因此，現在我和青年工人們打交道的時候，總是盡力地

關心他們。

很快地我就和扎哈洛夫得到了一致的見解。他了解了他不成功的的原因究竟在哪裏。必須遵守三個衝頭往衝模上安裝的先後順序。他急急忙忙地一下子把三個衝頭都安上了，也沒有個別地檢查一下每個衝頭安裝得是否正確。這自然會使衝頭損壞的。

『來，我們先安裝上這個衝頭。』我一邊對他說，一邊就着手作給他看：『您看，我們已把第一個衝頭安好。其餘兩個現在先不管，我們來檢查一下這個衝頭動作得是否正確。』

我用手轉動了壓搾機，壓了頭一個眼。測量了一下，絲毫不差，正和所要求的一樣。這個青年調整工很出神地看着我怎樣安裝並檢查了其餘兩個衝頭。

現場示範的教導起了作用。扎哈洛夫在我的指導之下，把這一道調整工序做了好多遍以後，他興奮地、心滿意足地斷定了：以前阻礙他搞不好工作的原因，是自己沒有經驗，並不是壓搾機有缺陷。

調整工雅奇綿聶夫遇到了另外一種困難。他很長時期不能掌握專門進行梭子合葉

彎口加工的雙軸磨床底調整技術。主要原因，是雅奇綿聶夫不能確定用金剛石劃弧線的正確起點。這個青年調整工費了很大力氣，還得不出結果來。於是我給他做了一個專門樣板。他用了這個樣板以後，可以很容易地避免錯誤了。

我也是這樣一步一步地教會了格拉迺舍夫，他現在是青年生產組組長，曾不止一次地在全廠生產競賽中贏得了冠軍。

女工格羅莫茲金娜，可以同時在銑床的特製的治具上安裝八個零件。但是由於她沒能準確地把每個零件固定起來，而且各零件卡的也不齊，所以總是出一部分廢品。我這個當工長的，立時就看到了她的不正確的地方，及時地糾正了她的錯誤，並教給她怎樣正確地利用治具。

這樣的例子是舉不勝舉的。工長負有隨時教導和指導工人以及提高他們熟練技術的責任，但是並不只限於現場的示範和解釋。沒有現場的示範和解釋是不行的，不過，它只是對技術學習有幫助，我們這裏是有系統地按照嚴格規定的計劃進行技術學習的。但是要知道，不管學習計劃擬定得多麼周密，仍然不能預見到整個生產過程中